



名家导读版·高中部分

# 欧仁妮·葛朗台

[法]巴尔扎克 著

郑克鲁 译

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

教育部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推荐书目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欧仁妮·葛朗台/(法)巴尔扎克著;郑克鲁译. —济南:  
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7. 9

(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·高中部分)

ISBN 978-7-5329-2783-8

I. 欧… II. ①巴…②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 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06740 号

-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 
集团网址 [www.sd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)  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 
电子邮箱 [sdwy@sdpress.com.cn](mailto:sdwy@sdpress.com.cn)  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 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 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 
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规 格 开本/850 × 1168 毫米 1/32  
印张/6.625 插页/1 千字/145  
印 数 1-6000  
定 价 9.50 元

和

学

PDG

## 出版说明

语文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，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全面素质教育的基础，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。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，教育部先后于 2001 年和 2003 年颁布了《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、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（以下简称“新课标”）。“新课标”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量，指定了 52 种课外阅读书目，其中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20 种，高中阶段 32 种。

为了积极配合语文“新课标”的实施，依据教育部的指定书目，我社特面向广大中小学生推出一套普及版“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”。该丛书既包括教育部指定的全部书目，又根据新课标的要求作了适当的延伸扩大。

本套丛书具有以下特色：

一、书目经典，涵盖面广。本丛书有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中外童话、民间故事和中国古代诗歌，有适合初中生和高中生阅读的中国古代诸子作品、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及外国经典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和散文。这些作品经历了几十年乃至百年、千年的淘洗而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，对培养中小学生的人文精神、审美趣味和阅读兴趣，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有着重要作用。

二、版本精良，名家荟萃。本套丛书选本精良，质量上乘，每本书均由国内一流专家、翻译家倾心打造。尤其是在外

国名著版本的选择上，根据教育界、学术界、出版界专家的推荐，我们从几种、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版本里优中选优，力求把最精美的作品奉献给广大中小学生。

三、重点突出，实用性强。本丛书的每一本书前均有一篇“导读”，全面介绍作者的生平、作品的内容及作品的特色，通过它读者可以快速地了解本书的内容，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、文学特点，便于自学。大部分书目还设置了思考练习题和名句摘录等内容。思考练习题重在引导学生展开横向和纵向思维，拓展想象空间，扩大中小学生的想象力；名句摘录部分便于学生朗读背诵。通过阅读名著、背诵名篇，可以更有效地应对中考、高考，实用性大大增强。

四、装帧精美，定价低廉。本套丛书版式灵活，印制精美，根据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各学段的情况灵活多样地设定版式；有的根据需要，还配有形象生动的插图。在保证丛书高质量的同时，还响应国家减轻学生经济负担的要求，定价较低，适应中小学生的购买能力。

总之，本丛书文质兼美，适合中小学生阅读，希望它能得到广大学生、家长、老师的喜爱，对中小学素质教育有所裨益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# 导 读

《欧仁妮·葛朗台》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，法国评论家指出，这部小说“长期以来是巴尔扎克最著名的作品”，巴尔扎克本人也认为，这是他“最完美的绘写之一”。

众所周知，小说塑造了一个吝啬鬼，也许这是古往今来塑造得最成功的吝啬鬼形象。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，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，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吝啬鬼形象，但比起葛朗台，则是小巫见大巫。巴尔扎克笔下还有不少吝啬鬼形象，如《戈布赛克》中的同名主人公、《柯内留斯老板》中的同名主人公、《纽沁根银行》中的同名主人公、《舒安党人》中的奥日芒、《幻灭》中的赛夏、《搅水女人》中的奥松、《农民》中的拉博德雷和里谷等，虽然写得各有千秋，有的还是相当著名的典型，但总的说来都不能和葛朗台媲美。马克思指出，巴尔扎克“曾对贪欲的各种色层，作过彻底的研究”（《资本论》第1卷第645页）。巴尔扎克确实深入观察过守财奴，守财奴可列入他一系列人物典型画廊中最具特色的几组形象之中。守财奴自古有之，似乎这是随着资本主义因素产生之日起就相伴而生的人物类型，尽管时代变化也带来了守财奴特点的变化。

大体说来，这部小说从三个方面去塑造葛朗台的吝啬性格。第一方面是以细节的累积去描写葛朗台的吝啬。葛朗台家的老房子年久失修，墙垣残破；楼梯踩上去吱嘎作响，踏板和扶手被虫蛀坏了，女仆去拿酒，差点绊了一跤，而葛朗台舍不

得叫人修理，自己拿起工具和一盏蜡烛亲自动手修理踏板；每顿饭的面包，要用的面粉、黄油，每天要点的蜡烛，他都亲自分发；偌大的厅堂只点一支蜡烛，欧仁妮生日那天，说是要“大放光明”，蜡烛也只多点了一支，他去修楼梯时，还把蜡烛拿走，让家人待在黑暗中；家中来了亲戚，不让加菜，竟让佃户打几只乌鸦来熬汤；欧仁妮想让他的小儿子沙尔早餐吃得稍为好一点，多弄了几小块糖，多弄了一只鸡蛋，他就说是在设宴；多点了一根白蜡烛而不是黄蜡烛，给沙尔的床用暖炉烫一下，他就大惊小怪，说是浪费和多余；他不想给妻子零花钱，让买葡萄酒的外国人掏出额外的钱给她，随后一有机会便要妻子代他付钱，直到把这几个金路易都刮光为止；妻子卧床不起，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要花钱；他连签署文书备案的钱也不肯出，并赖掉每月给女儿一百法郎的诺言，用沙尔的金饰来顶替……巴尔扎克将葛朗台的吝啬性格刻画得细致入微。

第二方面是葛朗台对黄金的嗜癖。吝啬是同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联系在一起的。在葛朗台的心目中，金钱高于一切，没有钱，什么都谈不上。半夜里，他关在密室中瞧着堆起来的黄金，连眼睛都变得黄澄澄的，像带上金子的光泽；沙尔得知父亲去世后痛哭不已，他觉得这孩子不哭自己已破产，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，真没出息；他以为别人一见钱就高兴，即使生病也会立即痊愈，因此，他的妻子被他吓得病倒以后，他便拿了一把金路易撒在她床上；他发现女儿把金币送给了沙尔，不禁大发雷霆，演出了一场“没有毒药、没有匕首、没有流血的市民惨剧”，他把女儿囚禁起来，只让她吃面包、喝水；发现了沙尔的金梳妆盒后，他像头猛虎扑过去，要用刀把盒子上的金子撬下来；他害怕妻子死后女儿要分掉一部分财产，赶紧跟

女儿讲和；他患风瘫之后，坐在轮椅上，整天让人在卧室与密室之间推来推去，生怕有人来偷盗；还让女儿将金币铺在桌上，长时间盯着，心里感到暖和；他要女儿料理好一切，到阴间去向他报账；看到教士递给他的金十字架，他一把抓在手里，终于一命呜呼。资产者嗜钱如命的本质真是被揭露得淋漓尽致。恩格斯在《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》中指出：“在资产阶级看来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，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，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，除了快快发财，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，除了金钱的损失，也不知道有别的痛苦。”葛朗台就是这样一个资产者典型。

第三方面是葛朗台的精明和时代特征。他的一切行动都表现了精明，小至对娜依的盘剥：他发现这个身材高大的姑娘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，就把她留了下来，她确实为他死心塌地干了几十年的活计，整个索缪城都找不到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女仆，而他对她的同情只是嘴上说说而已，至多给她喝杯果子酒，送给她一只旧怀表和几双破鞋；他靠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变动起家，通过贿赂低价买到当地最好的葡萄园、一座修道院和几块分租田，还利用当市长的机会，修了几条公路，直达他的产业；复辟王朝时期，他照样如鱼得水，利用当地葡萄酒业主压着酒不卖，暗地里与外国商人洽谈，以高价售出自己的葡萄酒，背信弃义，坑害了所有的同行；索缪人都受到他的伤害，他像老虎和巨蟒一样，长时间窥视着猎获物，然后扑上去吞吃掉，再躺下慢慢消化；他计算精确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卖酒，什么时候该卖酒桶，什么时候该种白杨，什么时候该种牧草；葛朗台骗人的手段之一是在关键时刻结巴，让人替他说出他想说的话，办他想办的事，德·格拉散就这样做了冤大头，为他到

巴黎去办理他弟弟破产还债的事宜；葛朗台熟悉欠债和还债这一套，摸透了债权人的心理，自己一个子儿也不出，着实耍弄了这些债权人；他看不起巴黎人，认为他们不是他的对手；葛朗台尤其精于金融投机，尽管他酷爱金子，但他懂得在金价涨到最高点时，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所有的金币全部抛出去，再兑换成公债，他深知公债利息高，更有利可图。公债投机是刚刚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活动，内地人比较闭塞，不知道公债投机可以发财，而葛朗台不但弄明白了，还非常精通此道。葛朗台是个大土地所有者、大房主，又是金融资产者。他拥有一千九百万法郎，他的日益得势和无往而不胜，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，土地和金融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。

也许是葛朗台这个形象塑造的巨大成功，掩盖了欧仁妮这个本应是主要人物的光辉。如果说，巴尔扎克对葛朗台是持批判态度的话，对欧仁妮却是抱着同情态度的。她对堂弟的爱情始终不渝。当她父亲要毁坏她视如生命的、沙尔寄托在她那里的金梳妆盒时，她抄起一把刀，表示如果父亲动一下盒子，她就以命相抵。她不同于母亲之处，是有一点葛朗台的强硬本性，敢于和父亲对抗，不在乎被囚禁。当她得知沙尔负心时，虽然悲伤，却仍然对他有挥之不去的感情，愿为他清偿所有的债务。沙尔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，不讲感情只看重金钱和地位，与欧仁妮形成鲜明对照。她毅然做出决定，同意和德·蓬封先生结婚，但保持童身。她听从了神甫的劝告，不进修道院，履行对社会应负的责任，但又明白德·蓬封看中的的是她的巨大财产，而无爱情可言。她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个神甫所说的“两难问题”。欧仁妮是这场婚姻喜剧的中心人物，她受到当地两家富户的包围，德·格拉散一家在竞争中败下阵来；

葛朗台去世以后，欧仁妮更是成了克吕绍一家势在必得的目标。蓬封一再表示“愿做你的奴隶”、“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”，显示了他信奉金钱拜物教的丑态；他的早死和他企图独吞财产而定下的遗产归活着一方的结婚条款，既是作者对贪婪者的嘲讽，又留下了这场追逐金钱的闹剧尚未结束的余味。作者感叹她本应成为贤妻良母，她却成了没有丈夫、没有儿女、没有家庭的孤苦伶仃的可怜女人。不过，巴尔扎克虽然忠于现实主义，将欧仁妮限定在服从父亲、接受父亲管理财产的教诲，受到宗教教育的影响并逃脱不了人间利益的算计，既有父亲的遗风、又不同于父亲的一毛不拔的角色之中，但这样一个正面人物形象，显然不如葛朗台这个反面形象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。

从艺术上看，这部小说具备了巴尔扎克小说的主要优点。一是精细的环境描写。巴尔扎克开创了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”的现实主义原则。他认为，一个典型环境正如动物化石反映了一部生物史一样，能表现时代的真实面貌。环境是人物活动的舞台，葛朗台的住宅的破败寒酸，跟它的主人的吝啬是相得益彰的。巴尔扎克由外及里，特别是对厅堂的描绘，不仅再现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外省的风貌，而且也留下了远至中世纪法国市民生活和建筑的面貌。典型人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。二是巴尔扎克重视人物的外形描写。作者突出葛朗台的眼睛和鼻子上的皮脂囊肿，认为这能体现他的阴险、狡猾和吝啬；他表面平易近人，骨子里却心如铁石。三是巴尔扎克善于以性格化的语言来表现他的人物。如葛朗台说家里人上下楼梯“不会挑结实的地方落脚”；娜依说沙尔不肯吃饭，这样会伤身体，葛朗台回答“节省了也好”；葛朗台太太提出要

为死去的弟弟戴孝，他说“你只知道出点子花钱。服孝是在心里，而不是在衣服上”；他对女仆说，乌鸦熬汤是道美味，女仆问他，乌鸦吃死人“可是真的”，他回答：“乌鸦就像大家一样，找到什么吃什么。难道我们不是靠死人生活吗？那么，什么叫做遗产呢？”葛朗台把继承遗产和吃死人等同起来，言之凿凿，活生生地表现出吝啬的性格，又显示出了这个资产者的歹毒和凶狠。在塑造这个人物时，虽有夸张笔法，但并不影响人物的真实性。正如作者所说，在法国的每个省都有葛朗台式的人物，只不过其他地方的葛朗台不如索缪的葛朗台那么富有罢了。

小说写得非常紧凑，显示出巴尔扎克的艺术功力。小说先从环境和人物的介绍开始，转入正题后，从欧仁妮的生日叙述起，引入一场争夺女继承人的斗争；沙尔这位不速之客倏然而至，出现了第二条线索；葛朗台面对复杂的局面灵巧地周旋，并展开投机活动是第三条线。这三条线索彼此交叉，一环紧扣一环，笔势酣畅细腻，占去小说三分之二的篇幅。紧接着写家庭纠葛，达到故事高潮。继而沙尔回国，欧仁妮得知他负心，小说急转直下。但她处事果断，而且天从人愿，惩恶扬善，结尾留有余味。小说夹叙夹议，但并无废话。从结构上说，也达到了成熟阶段。

## 序言（1833—1839）

在内地，可以遇到一些值得认真研究的人物、充满新颖特点的性格、表面平静而在暗底处却被汹涌的激情扰乱的生活；但是，最为截然不同、千奇百怪的性格，最为汪洋恣肆的狂热，最终都消弭在风俗持久不变的单调中。任何诗人都无法描绘这种不断远去、逐渐缓和的生活现象。为什么不能描绘呢？倘若在巴黎的氛围中存在诗意，有一种掠走财产、使心灵破碎的西蒙风<sup>①</sup>在那里狂吹，难道在内地氛围的西罗科风<sup>②</sup>缓慢的作用中，不是也有一种诗意，能使睥睨一切的勇气松懈，使紧绷的纤维放松，使剧烈<sup>③</sup>的激情消解吗？倘若在巴黎无所不有，那么在外省也无所不现：那里，既不突出外露，也不头角峥嵘；可是在那里，惨剧在默默中进行；在那里，秘密巧妙地隐蔽起来；在那里，结局包含在一言半语中；在那里，在最冷漠的行动中，周密盘算和分析提供了巨大价值。

倘若文学上的画家放弃了外省生活的出色场景，这既不是出于不屑一顾，也不是缺乏观察；也许是无能为力。事实上，为了接触不是潜藏在行动中而是在思想中、几乎默然无声的利益考虑，为了还原初看淡然无色、但细节和中间色调却期待画

---

① 西蒙风：非洲和阿拉伯等沙漠的干热风。

② 西罗科风：欧洲南部的焚风。

③ 巴尔扎克用了一个名字：acutesse。

笔精巧绝伦的点抹画成的面孔，为了用灰色的暗影和半明半暗复现这些画幅，为了探索表面凹陷、但细看之下却发现均匀的皮层下充实而丰富的质地，难道不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准备、闻所未闻的关注吗？而且，为了描绘这样的肖像，难道不需要古代细密画的精致吗？

华丽的巴黎文学既要节省时间，却又把时间花在仇恨和娱乐中，以致损害艺术；它希望有现成的惨剧；在缺乏大事件的时代，它没有闲暇寻找惨剧；如果有哪个作家表示要创作这种惨剧，这个有魄力的行动会引起文学共和国的骚动，长期以来，由于人们缺乏男子气概的人的批评，禁止创造任何新形式、新文体、新行动。

这些评论是必要的，作者只想成为最卑微的模仿者，这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朴实意图，也为了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不得不细致入微地写作，有权不惜写得长一点。总之，眼下，人们给昙花一现的作品以“故事”这个光辉的名字，其实故事只应属于艺术中最活泼的创作之列，作者屈尊去描写历史的平庸部分，也就是平凡的历史、每天在外省可以看到的纯粹而普通的故事，无疑是应该得到原谅的。

稍后，他会将沙粒送到当代工人摞成的沙堆中；今日，可怜的艺术家只抓住这些在空中被和风吹拂的白线中的一根，孩子们、少女们和诗人们正在摆弄这些白线，而学者们不太关注白线，据说有一个纺纱仙女让它们从她的纺纱杆上落下。小心！在这种有田园诗意的传统中，有着寓意！因此，作者把它写成题铭。他要向你们指出，在人一生的美好季节，有些幻想，有些徒劳的希望，有些银白的线，怎样从天而降，没有触到地面，又回到天上。

1833 年 9 月

## 献给玛丽亚<sup>①</sup>

您的肖像是本书最美的点缀，但愿您的芳名在这里有如一枝祝福过的黄杨木，虽然不知从哪一棵树上折下来，但是无疑被宗教变得神圣了，而且虔诚者的手使之重获新生，永远翠绿，以保护家庭。

---

① 这个玛丽亚，长期以来十分神秘，后据考证，真名是玛丽亚·杜·弗雷斯奈，1833 年成为巴尔扎克的情妇。他在 1833 年 10 月 12 日给他妹妹洛尔的信中，提到她给他生了一个女儿：“我是父亲了——这是我要告诉你的另一个秘密——而且支配着一个温柔的女人，她是世间最天真无邪的女性，仿佛一朵鲜花从天而降，悄悄地来到我家里，既不求通信，也不要求照顾，她说道：‘爱我一年，我将爱你一生。’”这个献辞 1839 年第一次出现在沙邦蒂埃的版本中。有的中文译本把她说成是欧仁妮的原型是不对的。

在某些外省城市里，有些房子看上去使人产生愁惨感，恰如阴森森的修道院、了无生气的荒野、不堪入目的废墟令人油然而生的感触。也许这些房子里既有修道院的宁静、荒野的乏味，又有废墟残砖破瓦的堆积：里面的生活如此平静，活动如此悄无声息，要不是街上响起陌生的脚步声，窗口便会突然探出一张近乎僧侣的面孔——此人一动不动，用黯淡而冷漠的目光瞪着来人，外地人还会以为屋子里无人居住呢。

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，坐落在通到城市顶端的古堡那条起伏不平的街道尽头，这座房子的外表就有这些愁惨的成分。这条街眼下很少有人来往，夏天炎热，冬天寒冷，有几处地方十分幽暗，可是，引人注目的是狭窄而曲折的小石块路面总是清洁和干燥的，往往响起橐橐声，而且属于老城的那些房子，城墙高耸其上，一片幽静。有些三百多年的房屋虽然是木质结构，却依然很坚固，并且式样不同，富有特色，使得索缪城这一地区受到古董家<sup>①</sup>和艺术家的注意。从这些房子面前走过，不能不令人赞赏那些两端雕着古怪形象的粗大梁木，上面黑色的浮雕覆盖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顶部。这儿，屋子的横木之上，盖着青石板，在不牢固的墙上，勾勒出蓝色的线条，木板

---

<sup>①</sup> 19 世纪初，古董家（antiquaire）一词指一切对昔日遗迹感兴趣的人。

屋顶因年深月久而弯曲，木板<sup>①</sup>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。那儿，呈现出破旧黝黑的窗棂，上面精细的雕刻已模糊不清，似乎承受不了贫穷的女工种着石竹或者玫瑰的褐色瓦盆。再往前去，布满大钉子的门上，我们的祖先匠心独运，刻上一些难解的护家符号，其意义是永远也弄不清了。时而一个新教徒刻上了自己的信仰，时而一个天主教联盟<sup>②</sup>的成员在上面诅咒亨利四世<sup>③</sup>。有的市民刻上了“钟声贵族”<sup>④</sup>的徽章，表示当过市政官员的光荣。整部法国史全在这儿了。一座墙面由木头之间夹上砖泥砌成的房子，摇摇晃晃，但当年的工匠把他的刨子使得出神入化；旁边耸立着一座贵族的公馆，在石砌的拱形门框正中，虽然受到一七八九年以来震撼国家的历次革命的摧残，还依稀可见家徽的痕迹。

这条街上，底层全是做买卖的，既不是小铺子，也不是大商店，热衷于中世纪文物的人，会在这里发现我们的祖先极其天真<sup>⑤</sup>而简朴的工场。这些低矮的店堂没有铺面，也没有玻璃门封闭的货架和橱窗，伸进去的幅度很深，黑魑魑的，里外都

---

① 这里的木板 (bardeaux) 一词指15、16世纪使用的屋顶木板结构。

② 天主教联盟：16世纪法国旧教徒为反对新教徒而成立的宗教组织。

③ 亨利四世 (1553—1610)：原为纳瓦尔国王，信奉新教，1589年因成为法国国王，开创波旁王朝而改信旧教，实施宽容政策，颁布《南特敕令》，遭到旧教徒的不满，终于被刺杀。

④ 当时，议会开会要敲钟，某些城市的市长和副市长的后裔被称为“钟声贵族”。

⑤ 巴尔扎克认为天真是中世纪建筑和风俗的特点，他在《绝对的探求》、《不为人知的杰作》、《玩球猫商店》、《乡村的本堂神甫》中都是这样描写的。

没有装潢。大门分成上下两部分，粗枝大叶地钉上铁皮，上半部分可以向里折叠，下半部分安装带弹簧的门铃，不断开进出。空气和阳光要么从上半扇门，要么从拱顶、天花板和半人高的墙壁之间的空隙，透进这间潮湿的洞穴般的屋子。这堵矮墙安装了结实的护窗板，早上卸下，晚上再装上，并且用螺栓连接的铁皮板顶住。墙是用作陈列商品的。招摇撞骗的东西是绝对没有的。陈列品按经营性质而定，有的是两三小桶装得满满的盐或鳕鱼，有的是几捆帆布、缆绳、挂在楼板小梁上的黄铜丝、沿墙摆放的桶箍，或者是货架上放着几匹布。

你走进去吗？一个讨人喜欢、年轻漂亮、系着白头巾、手臂泛红的姑娘便放下手中的织物，召唤她的父亲或母亲过来，他们性格不同，有的冷淡，有的热情，有的傲慢，按照你的愿望卖给你东西，或者是两个苏的小生意，或者是两万法郎的大买卖。你也会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板生意的商人坐在门口，一面绕着大拇指，一面和邻居聊天，表面上他只有蹩脚的酒桶木板和两三捆板条；但是在码头上，他装得满满的仓库能供应安茹<sup>①</sup>所有的箍桶匠。他知道，如果葡萄收成好，他可以卖掉多少酒桶，误差是一块酒桶板。阳光灿烂会使他发财，阴雨连绵会使他破产：仅仅一个上午，大酒桶<sup>②</sup>的价格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。这个地区和都兰一样，气候的变幻主宰着经济生活。葡萄农、房地产的业主、木材商、箍桶匠、客店老板、船老大，人人都盼望出太阳；晚上睡觉时，他们担心次日清晨得知夜里结了冰；他们惧怕下雨、刮风、干旱，又期望随心所欲

---

① 安茹：法国西部地区。

② 这里指能容纳 185 升的酒桶。

地要雨水有雨水，要炎热有炎热，要云彩有云彩。天公与人世利益之间，搏斗是持续不断的。晴雨表轮流地使人忧愁、愁眉舒展、喜笑颜开。

这条街从前是索缪城的主干道，从街头到街尾，“真是黄金般的好天气啊！”这句话从这家到那家就代表有一笔进账。因此，每个人都会回答邻居：“下金路易了！”他知道一场日晒、一场及时雨会给他带来多少财富。在美好的季节，星期六，将近中午，你在这些正直的酒商那里买不到一个苏的商品<sup>①</sup>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、小园地，要到乡下去过上两天。在那里，买进，卖出，赢利，一切预先计算好，商人十二个小时中有十个小时用来寻欢作乐，高谈阔论，评头品足，不断探听消息。一个主妇买了一只山鹑，她的邻居不会不问她的丈夫，她烧得是不是火候正好。一个少女在窗口探出头来，不会不被三五成群的闲人瞧见。所以，那儿的人内心是遮拦不住的，如同这些难以进入、黑洞洞、静悄悄的房子毫无秘密一样。生活几乎总是放在露天进行：家家坐在门口，吃中饭，吃晚饭，争吵拌嘴。街上行人没有不被品评一番的。因此，从前每当有个外地人来到外省城市，会被家家户户嘲弄。由此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，昂热<sup>②</sup>人擅长编造这些市井笑料，由此得到“逗笑者”的绰号。

旧城那些老宅位于这条街的高处，当地贵族昔日都住在这条街上。这些房子是世道人心具有淳朴特点的时代的古老遗

---

① 在《两个朋友》中，巴尔扎克写道：“在都尔，一个商人……每逢星期六关掉他的商店，到乡下去，直到星期一。”

② 昂热：安茹的省会。